

由 德 黑 蘭 到 台 北

外交圈裡五十年之七

● 定 中 明

王室宮廷婚姻生活

伊朗帕力維王朝建立於一九二五年，老王李查一世於一九二一年以三軍總司令篡奪王位，自立為主，實行專制獨裁，威嚴懾人，大臣見之，

渾身發抖，與原配皇后育有二男二女，據聞另有偏室人數不詳，皇室總人口共六十三人，伊王李查二世與公主 Princess Ashraf 為雙胞姐弟，另一王子名阿里李查，為王儲於一九五四年自駕飛機失事，另一女名法統默公主，伊王對其孿生胞姐甚為敬重，事母至孝，因此母后對於政治的影響力很大，伊王二世的婚姻生活，一般而言，因受宗教及東方倫理的薰陶，尚屬正常，起初尚無什麼風流浪漫的排聞，但婚姻多變，不太美滿，他一生共結過三次婚，第一次與埃及公主傅姬葉即法魯克國王之長妹，於一九三九年結婚（筆者當時尚在開羅留學，曾親眼目睹那場豪華熱鬧的婚禮）婚後只生下一女名叫夏赫娜子 Shahdaneh（意即國王驕寵），埃及公主因過不慣伊朗的封閉式宮廷生活，且思鄉心切，加以母后管束太嚴，婆媳之間情感不睦，其實最主要的還是傅

姬葉皇后未能為伊王生一男嬰，以繼承王位，結果傅姬葉於一九四七年藉故歸寧，一去不返，雖經伊王一再敦促其返回伊朗而無效，終於一九四八年正式宣佈離婚。

其第二位皇后為蘇蘭亞（意即七姊妹星），她是一位伊德混血兒，父親是伊朗南部一個大豪族「伯赫蒂亞利」的領袖，曾幫助伊老王李查一世平定南部有功，與皇室關係密切，母親是一位德國人，她生長在德國接受過完整的貴族教育，能操流利的德、英、法、波（斯）等語言，她天生麗質，修長窈窕，明眸皓齒，風姿綽約，儀態萬千，尤其那雙碧色眼珠最為迷人，那時伊王胞姊正在為他物色一位新后。

一九五〇年夏，在倫敦一家豪華觀光飯店邂逅了這位蘇蘭亞小姐，乍見之下即有「我見猶憐」之感，兩人頗為投緣，公主認為她正是最理想的「皇后」人選，回國後向母后及伊王報告，大家都很歡喜，隨即安排蘇蘭亞父女二人回國進宮晉見，二人一見鍾情，不久即宣佈訂婚，原訂是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廿七日結婚，因蘇「妃」臨時患病，延至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二日舉行結婚大典

，婚禮極隆重豪華，婚後同往歐洲渡蜜月。

三度婚禮奢侈豪華

時光易逝伊王再婚轉瞬七年，皇后蘇蘭亞迄未生育，引起皇室尤其太后的不安與不滿，又以皇室無嗣為由於一九四八年三月廿八日夜的宮廷會議決議，強迫伊王與皇后蘇蘭亞離婚，造成伊王二度離婚悲劇，伊王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擊。

伊王的第三位皇后為法拉哈狄芭，伊王離婚一年，皇太后為了皇位繼承問題，亟欲為伊王物色新后，事有湊巧，一九五九年三月伊王御醫密訪伊王駙馬爺扎希迪，告訴駙馬爺說：他有一位遠房姪女名叫法拉哈·狄芭，在巴黎留學攻建築設計學，正返國渡假，他說此女條件優越，才貌雙全，頗有中選之望，希望附馬與公主設法密約，她與伊王在他們私邸晤面，事情進行得很順利，二人果然一見鍾情，可謂「天作之合」，皇太后及伊王胞姊都已先後見過法拉哈·狄芭，順利通過，宮廷不久即宣佈正式訂婚，並於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廿一日舉行三度婚禮，場面極盡奢侈豪華之能事，狄芭皇后很爭氣，不負皇室厚望，於

一九六〇年十月卅一日產下一男嬰，亦取名李查 Padi Raja，伊朗舉國歡騰，慶祝皇太子的誕生，皇太后夙願得償，尤為欣慰，對於新后寵愛有加。

一九六七年十月廿六日伊王誕辰，伊朗政府選定這一天為伊王與皇后狄芭舉行加冕大典，氣派排場，空前未有，耗費之巨，亦令人咋舌；因而引起人民普遍之不滿，皇室從此漸漸走入了腐敗之途，埋下了日後皇室敗亡的禍根。

伊朗皇宮興廢故事

德黑蘭的歷史雖不如我國北京古都歷史悠久，但也算得上是一座歷史古城，伊朗王朝遺留下來的皇宮數目不少，除首都而外全國各名勝風景區以及裏海南岸差不多都有行宮，據統計約有百餘所之多，可嘆大都坍塌朽毀，成為陳跡，現存的尚有十餘座，其中最著名的（指筆者四〇年代在伊朗服務期間而言）約有四所：一、薩阿德、阿巴德宮 Saad A bod Palace。二、朱勒斯坦宮。三、魯哈姆宮（即大理石宮）四、尼亞法藏宮，前三座行宮皆為古波斯傳統建築藝術型，第一座為國王正式辦公處所，二、三則為皇室內宮。第四座是最新波（斯）西（方）合璧型，極為豪華壯麗，其中包含三所宮殿；一為伊王、皇后（狄芭）辦公處，二為起居處，三為接見外賓及舉行宴會、舞會之處，伊王與皇后最後歲月即在此新宮中渡過。

依照伊朗皇室的傳統規定，外交使節團，每年有兩次進宮晉見伊王帕力維，其一是祝賀伊朗

新年元旦，時為三月廿一日。其二為祝賀伊王誕辰，時為十月廿六日，這兩日各國使節及高級官員，由使節團團長領銜先後進宮，由宮廷大禮官接待導入大客廳，依到任先後次序排列隊形，站在廳內，靜候伊王出見，由大禮官依秩一一介紹，與伊王握手致賀，儀式呆板枯燥。筆者一九四七、四八年兩年內曾隨鄭亦同大使四次進宮晉見伊王，嗣後鄭大使卸任返國，我使館降格為一秘暫代館務級，又因我國國內局勢混亂，國際地位相形降落，遂不復被邀進宮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伊朗古皇宮內的陳設除了一些古董和名貴的波斯地毯外，尚有兩件引人注目的東西：

一為孔雀寶座，相傳為波斯某王朝征服印度後擄掠而來的印度「孔雀王朝」的孔雀寶座（其歷史尚須考證）。是一雙人座的大靠背椅，扶手及椅背左右各雕纏兩隻孔雀，椅身全呈金色，鑲有許多紅藍寶石，其造型及雕工都不十分精緻，陳列在皇宮大廳的最上方。二是大廳正面的牆壁上繪有兩幅伊王父子（李查一、二世）的巨型油畫肖像，兩人皆戎裝，佩短劍，栩栩如生，老王濃眉大眼，相貌威嚴，活像一頭老獅子，幼王少年英俊，意氣風發，彷彿一頭幼獅。那時伊朗全國人民對他們父子都很愛戴，尤其對於幼王更抱有很大的希望，盼望他能振衰起弊，重振波斯帝國的雄風，不意他中年以後，沉於安樂，溺於酒色，生活糜爛，皇后干政，外力挾持，大權旁落，國祚日衰，最後引發了與宗教領袖的衝突，終於走上了被罷黜被放逐，流亡海外，無處容身，

以至病死異域的悲慘結局。

風雲變幻人事滄桑

民國卅八年國內局勢動盪，中共擴大戰爭，和談破裂，國軍軍事失利，國本動搖，蔣中正總統被迫辭職下野，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，一時中樞無主，赤焰高張，人心徬徨，政府在行政院長閻錫山的領導下，先撤至廣州，再播遷台灣，一連串的失利，終於導致大陸的淪陷，這時我駐伊朗大使館已無大使而改由一等秘書賀之俊臨時代理館務，中伊邦交降至最低潮，誠所謂「不絕如縷」了，那時館中同仁僅有三等秘書林承輝和筆者及主事黃維端等四人，武官劉方矩，副武官孔祥林則已先後奉命回國。中國大使館情景蕭條，風光不再。那時我們四家都搬進大使館借住，幾已形成「難民營」，賀、林二秘書皆娶有俄國太太，兩家極不相容，賀妻人尚和善，林婦則似河東之獅，兇悍潑辣，活像赫魯雪夫，因有「赫魯雪夫之妹」的雅號，她竟唆使子女，以石彈弓打碎賀代辦居室窗戶玻璃，當街撒野，臥地喊冤，不知羞恥，丟人現眼可謂到家，主事黃維端竟因借薪不遂開鎗向賀代辦示威，以致招來警察解圍，醜聞不斷，國家顏面盡失，令人痛心！

台北外交部接獲報告，於民國卅九年二月發佈人事命令如下：一、駐伊朗大使館現有館員四人自即日起留職停薪，二、賀之俊調部，三、調岳崙（原駐泰國大使館已退休之二秘）暫代館務。賀之後不久離伊返台，林家則於大罵政府及蔣中正總統後憤然經香港返大陸，黃則潛逃無蹤，

僅剩下我一家六口，孤苦伶仃，流落異邦，生活立陷絕境，所幸心存虔誠回教信仰，一切靜候真主之安排，故泰然處之，必知天無絕人之路，果不出所料，此時伊朗好友卡茲密醫師為一小兒科醫生，其夫人為波蘭籍，有男女各一，男名阿里汗為一工程師，從商。女亦名卡茲密為一婦科醫生，姊弟二人與筆者年齡相彷彿，因平時以宗教情誼時相過從，情感甚篤，這家人天性敦厚，和藹可親，真誠篤實，毫無矯飾，當他知道我有難時，立即伸出援手，概允撥屋借居，分文不收，我當天即搬到卡府，他們已準備好將後院中，一套住屋，三間房間連同廚房衛間，浴室一應俱全，包括水電供應，尤其難得的是我每天晚上都被請到他們的客廳裡去，和他們一家人聊天，一如以往一樣，絲毫沒有冷漠怠慢之意，而且對我們一家異常關懷，實在令人感動終身難忘，可惜此夫婦及其公子阿里汗均不幸先後去世，現在僅存的女公子亦早已結婚，育有一男一女亦均已長大成，我們仍不時保持通訊聯絡，我們非常珍惜這份真誠的友情，直到永遠！

韓戰爆發絕處逢生

自從民國卅九年三月初搬進卡府借居後，每天閑散無聊，除了看看書報，做些雜事外，唯一的重要工作就是按時收聽廣播，藉以了解世界大事，尤其國內的情勢發展。光陰荏苒，轉瞬已到六月天氣漸熱，日坐愁城，心煩意亂，正感彷徨無主之際，有一天——卅九年六月廿六日的中午，打開收音機收聽廣播，突然聽到「韓戰爆發」的

驚人消息，為之一楞，廣播說：「北韓突於昨（廿五）日悍然揮軍南下，衝過北韓卅八度線，南韓倉促應戰，實力不敵，節節敗退，首都漢城業已淪陷」，舉世震驚，所幸美國立即要求聯合國組織聯軍，由美國太平洋區總司令麥克阿塞元帥統領，馳援南韓，予以遏阻，我當時聽到這項驚人的大消息後，立刻感到這是我政府反攻大陸的大好機會，我同時也產生了：這是（上帝）真主給予我「絕處逢生」的契機，心中頓時興起一陣無名的振奮與希望，乃當機立斷，決定提前返國，逕奔台灣。

當我把這項消息及我個人的決定告訴卡氏家人時，他們都為我高興，並預祝我們全家平安返國，重整事業開創前途，同時也祝我們國家光榮勝利，我翌日起即開始趕辦各項必須的旅行手續，而我們的英領事館申請的香港過境簽證也適時地批准，於是儘速訂船位，包括由波斯灣到孟買，再轉航香港的船位，一切摒擋就緒，遂於七月初辭別卡氏家人，乘火車南下到阿哈瓦茲再改乘汽車至胡拉姆夏港，下榻一小旅館，翌日往船公司（英商）洽詢船期與艙位，一切都甚順利，過幾天即登輪前往孟買，小住三數日即換乘英輪廣東號（按英商輪船公司擁有廣東與國泰兩艘姊妹輪均為一萬八千噸級，專門航行倫敦、香港線）直放香港，由孟買到香港的航程在當時約需兩星期。

在海輪上居然巧遇我國留英的學生廿一人，據他們說，他們原是我政府在重慶時考選資遣英留學的學生，現在他們說要回大陸到「北京」

去效忠「新政府」建設「新中國」的工作，他們也勸我與他們一齊去大陸，並保證說：「你的專長必為「新政府」所重用等語，企圖說服我，同時還找出幾本書刊小冊給我看，下面印有若干回教人的姓名如達浦生、馬松亭、白壽彝、馬堅等，都是所謂「人代會」的代表。他們不是我的老師就是同學或舊友，他們每天都纏著我，到了香港之後他們已有大陸方面的專責機構接待，我們一家則下榻於九龍半島酒店，第二天上午他們來了幾個人找我，我適因事外出，他們便查看旅客登記簿，在「往何處去」一欄內竟填寫「台北」二字，令他們大失所望，便氣沖沖地說了一句「真不可救藥」而去。不復再來，我便鬆了一口氣。

滯港三月獲准入台

我們抵達香港後，真是人地生疏，舉目無親，加以語言不通（港人普遍說廣東話）舉步唯艱，我便依照我們中國回教穆民的傳統方法，先找清真寺再說，果在尖沙咀附近找到九龍清真寺，那時的教長為馬心一老阿洪（就是現在香港回教名人沙義坤哈吉的岳丈），在寺內果然會見了許多教親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常三爺子春先生，雖未曾謀面，但彼此早已聞知，一見如故，他那時遭「太平輪」失事家人遇難打擊甚大，新近與楊煥文女士（三奶奶）結婚不久，已有一女，正重整舊業，承他的熱心照顧幫忙，就在離寺不遠的「楓林街」租了一間房，暫時棲身。

值得順便一提是，我去九龍半島酒店居住期

間，曾邂逅了孫燕翼繩武和張兆理（化名元朗）二位教親皆為舊識，那時都流落香江，生活情況都不太好，他們到半島酒店來是找一位西北來的教友翁毅其人，自稱是古董商，舉止闊綽，出手大方，為人所矚目，經他們二位之介紹也認識了翁君，他見我又是一番說法，當他知道我是埃及愛資哈爾大學留學的，他便說正準備要去埃及愛大唸書，向我打聽一些有關開羅的消息，原來此人是中共的特務人員，人聰明伶俐，神通廣大，能言善道，他那時正奉命去開羅專門搞馬步芳的情報工作，而我方的情治單位竟爾不察，還讓他以「國大代表」的身份先後由開羅兩次到台北來出席會議，待以上賓真令人不可思議！他到開羅後即開始著手分化挑撥何大使鳳山與馬步芳將軍間之感情，使二人相互猜忌，因而失和，進而向

星吾兄瘦存念

僑胞下功夫，他掩護得很週密，直到一九五二年埃及承認中共，中埃斷交之後才與我老同學胡恩鈞（早已暗中加入共黨）同時暴露身份，遷到大使館公然威脅利誘何大使，說只要他宣誓效忠「中共」，可保證其繼續擔任「中共」駐埃及大使。

我政府駐港九的聯絡人為謝國棟君（我事先並不知道）他幾次來我住處拜訪，似在暗中查訪我的行蹤，他發現我未曾與大陸方面人員有任何接觸，政府始核准我入台許可，但還需要有一位在台灣方面的可靠人民作保才行。幸為前駐伊朗武官劉方矩兄所悉（他那時正擔任國防部第二廳主任，正是主管），由他毅然出面為我們一家擔保，才得順利來台，但當輪船抵達基隆碼頭時又發生了一件麻煩，原來出入境管理處官員登輪檢



方劉方矩贈予伊京
一九四九年五月

親身到基隆港迎接作者，替作者一家人解難的好友劉方矩親筆簽名照。

查驗單時發現我們原先填報台灣入境地點為松山機場，現在卻乘船入境，與規定不符，不許我們下船，要將我們原船遣回香港，雖經百般解釋亦無法通融，正在千鈞一髮的時刻，劉方矩夫婦竟爾親至基隆港登輪迎接我們，管理人員一見，由劉主任的解釋立刻放行，又替我們解決了一大難題，誠所謂冥冥之中，自有「天相」。

在香港停留三個月期間，還發生了兩件令人感喟的事，首先我們遇見了田寶齊兄一家四口，其長女之秋、幼子之麥（在伊朗夢息出生）他們正在準備返回大陸，因為在「北京」他們有祖產，且可利用俄語謀求工作，並且也勸我們回大陸，我們沒有理會，後來聽說，田家遭遇很慘，不僅沒有工作，其獨子之麥竟被編入「小鬼隊」專門打自己父母的小報告，致使田太太得了精神分裂症，以後的下場不明，其次是原駐伊朗大使館三等秘書的林承輝他們一家早已來港，因其夾帶鴉片為港警查獲，拘押後遞解出境，遣送大陸，有一天他來我住處找我，由一名警員押解，他站在門口對我說，「臨別託孤」，他在台灣有一前妻所生的女兒（已忘其名）現在台灣求學，託我代為打聽，並請我念在同事的份上，予以照顧，語畢，悽然而別，聽說，林承輝死後，其俄籍老婆又帶領一群子女，經蘇俄到瑞士，她隻身前往巴黎找我大使館要求台灣入境簽證，那時正是陳雄飛公使代辦，適我奉派至西非茅利塔尼亞當代辦，路過巴黎，他問我認不認識這位林太太，我便把實情告訴了他，他遂拒發簽證，後來結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。（待續）